

大時代的插曲

谷斯範著



上海珠林書店出版

大時代的插曲

著 範斯谷

1 9 3 8

行 印 店書林珠 海上

版初月八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所版
有權

曲插的代時大

著作者

谷 斯 範

上海牯嶺路

出版者

珠林書店

人安里十六號

發行者

楊 克 齋

◆定價每冊二角◆

序

斯範的創作，我是一開始便注意着的。因之，我對他的期望更大，對他的指摘，也更嚴，甚至於有可能發表的機會也不給他；這是存在於我們兩人間的過去的事實，也許連斯範自己都沒有覺到。

現在斯範的第一創作集送出這世間去了，這在我是感到極其愉快的。而且還留出一頁，讓我來述說些感想，更使我感到無限的光榮。

斯範的創作，就我記憶所及，還不止這四篇，發表在文藝月刊上的手和未曾發表過的沉澱，在我以爲一樣是很可愛的作品，大概因爲和這裏的四篇性質不同，沒有放進這集子裏去吧。其

實像沉澱裏那樣寫人物的成功，是這裏任何一篇都比不上的。但輕鬆的筆調，幽微的詼諧，却通過每一篇都可以看到。

自然，斯範對於文體的嘗試，彷彿費去很大的心機，至今還沒有找到他自己可認為遵循的路。從不寧靜的城，到在甘泉宿店，在謀篇上，斯範是從單純的故事的敘述向橫剖面的事件的側繪發展着去，這無疑是好的。但因他力求造句的新奇，將文字底繪畫的力量減弱了些，不過這不能說是斯範的失敗，因為更大的成功，是擺在斯範的面前。

我每一次談到斯範的作品，總有一種感覺：作品中的經驗和題材，超過他的年齡和學識，有很大的距離；看到他第一篇創作手的時候，我甚至懷疑他是抄襲的；看到他不寧靜的城，我也覺得超出他學識以外。在此，作為斯範的創作的支柱的，據我想，無疑是廣大而深邃的想象力。如其斯範能對於現實的追求更精進一步，這想象力將奠定斯範的創作的更大的成功的基礎，我可以斷言。

但無論如何，從這一集子的創作裏，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文藝工作者的努力的成績，而這成

績主要的優點便是在大時代里青年們追求光明的精神活潑地跳躍着的心聲我們是分明地看到聽到了。

那也就是我樂於介紹於讀者大眾面前的。

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任叔序於香港

目次

序

不寧靜的城

一

斷了軌道的列車

二八

韻子

五六

在甘泉旅店

七五

插畫四幅

陳一鳴作

不寧靜的城

一

電車依然轟轟地一列接一列的開過，但只有稀稀的幾個趁客，有幾列甚至空着；偶而有一列擠得滿滿的開來了，趁的却全是警察。玻璃窗都是破碎的，還留着石子擊過的痕迹：中央一個窟窿，四週散着直線的裂紋。平日很熱鬧的英吉利銀行也顯得冷落了，屋頂靜悄悄地矗立在開羅的碧藍的晴空中；門前站着埃及的步兵。離銀行不到二十碼路的街石上，黏着上次作反E示威的學生們的血漬，因為乾了的緣故，已變成醬黑色。

遠處有來福槍的幾聲尖利的射擊聲。

天氣依然晴朗可愛，吹着暖洋洋的撒哈拉沙漠的季候風。

二

Kasr-el-nil兵營的週圍，放着密密的步哨；軍號手吹着集合令，兵營裏頓時起了一陣蠢動。營長阿拉伯·薩夫，軀體笨重的埃及人，在全體集合之後，宣佈了去警備內閣府的事情。經過開羅的街，在一處塗水門泥的壁上，阿拉伯·薩夫瞥見用柏油寫的黑黑的大字：

『打倒E帝國主義』

『喂！阿拉伯·薩夫喊他的衛兵：『挖去那柏油字！』

轉過一條街，又是柏油字：

『埃及民族解放萬歲』

衛兵胆怯的來見營長：

『報告大人那邊的呢那埃……埃……』

『刮去蠢東西！那是反動標語！』阿拉伯薩夫說。

街上時時閃過逃竄的影子，在Kasr-el-nil兵營的步兵所經過的地方，沒有一個穿制服的學生，無論是阿拉伯種人，考伯特種人Copts，無論是基督教徒，回教徒，只消是埃及人，是開羅的市民，都用忿怒的眼睛送這隊步兵過去，然後互相詢問着：

『他們幹什麼呀？』

『去包圍Al-al-zhar大學的嗎？』

『開到達曼賀去彈壓示威的嗎？』

一個披着黑紗的老婦人，左手扶着眼鏡架，右手指着阿拉伯·薩夫大聲的說：

『就是那隻笨水牛嗎？』

『笨水牛，多妙的別號呀！柴魯那太太！……』

大家都快意地笑了。

阿拉伯·薩夫大大地在發惱，與其說聽見了那不懷好意的笑聲，寧說是看見了更多的用柏油，白漆，炭條寫的，用小刀子刻在電線木柱上的各種標語。他暴躁地喊他的衛兵，一個不滿二十歲的下埃及人。

『滾過來！蠢東西！這都是那些壞蛋學生們幹的勾當，爲什麼不抓了他們？』

『報告大人！那是巡邏隊的責任。』

『不准講！教主沒有說過小兵可以對長官回嘴！』

街旁，市民們都避免開了，一個擺水果攤的Zeciro，急急收起堆在街旁的椰子，香蕉，胡桃，躡立壁角，大而厚的黑種人的嘴唇，無目的的動着，灰黑的小手，緊握着銀項環，讓Kasr-el-nil兵營的埃及步兵通過。

望得見內閣府的時候，沿路站着密密的警察的哨崗。離內閣府約一百碼遠的一棵椰子樹下閃過一個瘦長的青年的姿影，他探望着，向迎面而來的一個穿着條子花紋長衣的商人模樣的人輕聲地問：

『怎樣了薩弗羅·帕沙』

那個名叫薩弗羅·帕沙的，聽見埃及兵的步伐聲漸漸逼近，就輕快地一笑，同那瘦長的青年握一握手跳開了：

『下午二點鐘，Al-al-zhar 大學集合——再會！同志！』

阿拉伯·薩夫看見他的時候，起了疑心，大聲的自語着說：

『我的眼睛告訴我，這不會瞄錯的，這個傢伙不會是個好東西！』

他忽然懊悔爲什麼不抓住了他，剛巧那下埃及人抬起頭來，於是他的高大的長官就順手給他一個耳括子：

『爲什麼不抓了他？』

『大人沒有命令！』

『不許回嘴！蠢東西！』

阿拉伯·薩夫罵着，突着肚子，向後面搜望，這時薩弗羅·帕沙已穿過好幾條街了。

三

薩弗羅·帕沙是Al-al-zhar 大學經濟系學生，有着埃及人的明朗的風姿，身材伶俐，步伐輕快，留着很長的柔絲似的頭髮；他曾參加過三次示威暴動，因此很有經驗的溜過了街上警察的注意，向冷街的酒店，咖啡館，火燒場的廢址——那些學生們的秘密集合地通告：

『下午二點鐘，Al-al-zhar 大學集合！』

學生們拋着圓筒似的埃及帽，表示歡喜，有幾個却忿忿地提出抗議：

『爲什麼要Al-al-zhar 大學集合？我們要襲擊內閣府！』

『我們要敲破那哈士·巴沙的腦壳！』

『薩弗羅·帕沙！我們反對……！』

那經濟系學生把柔絲似的頭髮往後一掠，向他們解釋：

『那是個人的英雄行動，必然的地是革命動力的浪費，我們必須服從集團的命令，按計劃

按步驟的做去……』

寬大的條子花紋長衣，很不合身材，薩弗羅·帕沙撩起衣角，裝出一副商人腔，還是很引起路上軍警的注意，有一個尖鼻子的埃及兵，看見他時，取下肩上的來福槍。他吃了一驚，但還極力使自己鎮靜着，走過去搭訕：

『先生！柴魯巴沙兄弟的糖果舖，往這兒去對的吧？』

『如果你以為不錯，那就對的。』

『學生們鬧得太不成樣兒，——先生，過去沒有危險的吧？』

『謹謝尊問！先生！請立刻滾！』

薩弗羅·帕沙吃驚地走了，但心裏安坦了許多；那埃及兵抹一抹尖鼻子，又把來福槍搭上肩頭。

走上柴魯巴沙兄弟的糖果舖的二層樓，他輕輕地叩着用板隔着的鴿籠似的房間。來開門的是一個面色粗黑，身軀結實的青年學生，他名叫馬台西，是薩弗羅·帕沙的同學。裏面，他的女

同學克麗尼娜站起來和他招呼，他含着笑點頭，手不住地把頭髮往後撻。瘦猴似的喀米拉，立即立正，三個指頭往埃及帽邊一碰，他把這稱做行『革命敬禮』。

『薩弗羅·帕沙，敬禮！』

『不要睬他。薩弗羅·帕沙！你報告呀！』克麗尼娜說。

『那一定——』那經濟系學生把話頓了一頓，望着充滿了熱望的克麗尼娜的美豔的眼睛，有點窘住了，『那一定是會使你不滿的，又是機械式的議決案，下午二點鐘，Al-al-zhar大學集合。』

『老調子！』喀米拉譏笑着說。克麗尼娜把嘴一撇，喪氣地往沙發上一躺，尖聲嚷着：『反對！』

靜默。

下面糖果舖裏的無線電收音機，正在播送着內閣總理那哈士·巴沙的演說辭：

『……什麼叫鎮靜呢？鎮靜，鎮靜就是說……』

『滾你蛋的鎮靜』黑臉的馬台西說『薩弗羅·帕沙爲什麼你不提議到內閣府示威去我們要給他嚐嚐鎮靜的滋味！』

『可是——危險！』喀米拉扮着鬼臉說。

『怕死，還不如到娘懷裏吃奶去！』

『不要譏笑，馬台西！你的胆液汁比我多三克蘭姆，我呢，只有一條性命，萬一一粒子彈愛上了我，那真乖乖兒了！』

『乖乖兒？什麼意思呀？』克麗尼娜從沙發上坐起來，笑了。

『沒有意思，克麗尼娜，我們再講那數學教授吧！——不！驢頭教授，克麗尼娜，我很怕同你說話，你使我的頭弄昏，幹麼要叫他數學教授，他雖說在劍橋大學學習過五年數學，但是學了點什麼回來呢？沒有一點也沒有……』

他看見薩弗羅·帕沙同馬台西到臨街的小涼台裏去，克麗尼娜也聽得並不『熱心』，不說下去了。他是數理系的學生，上面已經說過，模樣像瘦猴，可笑的鼻子，尖下頷，專愛背後批評人，